

陳伯達著

五四運動與
知識分子的出路

東北書店印行

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

魯伯達

(一)

五四運動已經經過了三十年。這是中國人民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成果，是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由此就出現了以毛澤東同志爲偉大代表的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由此就出現了以毛澤東思想爲集中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大變化的樞紐。這是中國人民由數千年被統治地位、而經過三十年的奮鬥、逐步與完全取得統治地位的樞紐。中國人民今天震撼全世界的新民主主義的勝利，正是從此出發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即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中國也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人民運動，人民英雄。鴉片戰爭中的平英團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運動，以及這些運動中許多領導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近代中國歷史的前進，鼓吹了人民的覺醒，但是缺乏了近代的工人運動爲全體人民的前驅，而從貴族中與資產階級中出來的知識分子，不論是在戊戌變法時宣稱變法必須流血的譚嗣同，不論是辛亥革命前夜許多向反動官僚軍閥拋炸彈

的好漢，他們也不能與民衆深相結合，不能確切領會人民的利益。這樣就顯出運動與領導人物很大的限制性與狹隘性，中國人民因此就不可能在這樣的歷史圈內最後戰勝敵人並把自己變成中國的主人翁。

五四運動變更了這種舊歷史的情況。在世界上那時已出現了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在中國則出現了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角逐的歷史舞台，在這以後，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界開始了極大的分裂。以胡適這一類人爲代表的右翼，在五四運動的過程中很快地轉到反革命的方面，爲反動派與帝國主義辯護，公開認爲共產黨人所指出的帝國主義支配中國的事實不過是『海外奇談』，並提出了『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以對抗當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潮。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與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新民主主義論）。另一方面，以毛澤東、李大釗等同志爲代表的左翼，則高舉革命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旗，號召人民革命，以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及準備社會主義的將來，並投身於實際的工人運動中，結果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鍛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與人民在一起的鋼鐵般與膽大包天的英雄人物。

這個中國新時代，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這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區別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特點，就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革命在人民中是缺乏明確的目標與正確的道路的。

資產階級害怕人民大眾，並爲自己階級的歷史狹隘性所限制，因此，即使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中的最好的革命家，也不可能指出中國社會歷史的規律與革命的規律。只有無產階級的領導纔能打破過去革命的限制性與狹隘性，並懂得與根據中國社會歷史的規律與革命的規律，提供了中國新生的完全的希望與具體的道路。這種無產階級的領導乃是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集中表現出來，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形，則是以中國革命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爲其前提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與社會革命論在中國的出現，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引起了中國思想領域上的極大的革命，成爲中國大革命的先導。這個思想大革命是代表工人階級的自覺，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對於地主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革命；但是，工人階級開始獲得這種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却是得到了那些走向工人階級而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革命知識分子的幫助的，却是那些先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分子在工人階級中傳播這種學說的影響與結果，而毛澤東同志則是在這樣一羣革命知識分子中最傑出與最偉大的人物。

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再由此出發，以工人階級代表的資格，而與農民運動相結合，這樣，就又幫助了中國農民運動脫離了原始的宗法的運動形態，而以

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嶄新運動形態出現。

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而又與農民大眾相結合，同時也就使知識分子本身獲得了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沒有得到過的力量，改造了自己，顯出了巨大的智慧。在長期殘酷的與曲折的革命鬥爭中，雖然有一部分人經不起歷史的考驗，實行卑鄙下流的叛變，例如五四運動中以編輯『新青年』雜誌而著名的陳獨秀，在一九二七年就發展了對於資產階級的投降主義，並在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血洗革命之後，叛變了革命的陣營，變成了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當了法西斯的走狗。又例如曾經在革命隊伍中混過若干日子的張國燾，在另一個歷史關頭，竟走入國民黨的特務集團，進行卑鄙的反革命工作。如此等等。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在艱苦的日子動搖起來，脫離人民，繞了一個大彎子，找不到可走的道路，而又重新回到人民方面來的。但是大多數革命知識分子是經得起考驗的，他們在極端苦難的鬥爭條件下，跟着毛澤東同志一道前進，堅持了人民的旗幟，抱着戰勝敵人的決心，毫不顧惜自己的生命。他們的奮鬥成爲整個人民勝利事業所不可分開的重要一部分。同時，又有許多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在長期中堅持擁護人民的正義事業，同樣地在歷史上留下了很大的光榮。

三十年來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的用盡氣力與犧牲生命，其所得的代價是在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可以不算誇大地說：他們在三十年中的成就，就其幫助人民革命

勝利這一點上來說，超越了過去中國知識界千百年的成就。

毛澤東同志在五卅運動二十週年的時候說過：『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工農民衆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之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結合工農民衆，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三十年來的歷史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這一個唯一正確的論斷。

毛澤東同志在另一個地方對我們黨的同黨又說到另一方面：『黨應保護革命知識分子。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的。』『一定要吸引和收容大批革命知識分子。要說服工農幹部，吃得下，不怕他們；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三十年來的歷史同樣地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這一個正確的論斷。

(一)

我們現在正臨着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就是說：一個破壞舊中國的階段很快地即將過去，一個建設新中國的階段正在到來。毛澤東同志給我們提出了新的歷史課題，就是：『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這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給全國一切願意與可能爲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展開了更廣闊的道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

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也因此，原來已經參加了革命的知識分子決不能對過去的工作自滿，而需要在這個建設新中國的事業中負起更重大的責任，執行毛澤東同志對我們全黨同志所作的誥誡：『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而避免在新的歷史階段變成落伍的人。同時，我們人民革命的勝利與建設新中國的前途，就使得那一切在過去還沒有參加革命行列的全國知識分子，得到了一個空前沒有的報効人民和改造自己的一切可能機會。很多人雖然過去沒有與工農大眾結合，沒有參加過去一個歷史階段的革命工作，但是現在大家還是可能而且必須與工農大眾結合，參加新的一個歷史階段即建設新中國的工作。現在大家來參加即將到來的準備把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生產大革命，參加全國即將到來的準備把文化落後變成文化先進的文化大革命，爲時是並不晚的。大家必須知道：如果沒有今天人民革命的勝利，要在中國實現這種工業化的生產大革命與普遍啓發民智的文化大革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九四五年四月間，毛澤東同志的『論聯合政府』，對於這個問題會作了以下的歷史總結：

『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招致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

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學生們不問政治，自以為可以所學為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學得了許多東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之後，有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必要，而這些條件是互相關聯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國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

毛澤東同志這些話，經過了四個整年，在全中國境內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正將很快地完全實現。這也就是說：全國那一切希望自己祖國有偉大將來的知識分子們，現在是完全獲得一個自己的『英雄用武之地』了。大家重新和工農相結合，重新和一切人民大眾相結合，以建設一個偉大新中國——這個新的歷史使命正臨在全國知識分子們的身上。

(三)

但是，馬克思說得好：『教育者先要受教育』。全國知識分子們要為人民服務，就必須去獲得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並繼續在實際工作中獲得教育。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的著作中已說到了中國共產黨改造舊知識分子的任務：『是採取適當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為中國人民服務』。

在前一個歷史階段，工農運動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思想領域上所引起的大革命，既促進了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相繼走進了爲人民服務的行列；在今後新的歷史階段，人民追切地需要更多的有用的知識分子，而由於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正在促進全國知識界一個爲人民服務的空前新高潮；和這種新高潮在一起，也就必要舊知識界又來一個關於宇宙觀與人生觀的思想大革命。知識分子們必須根據百年來——特別是三十年來中國人民革命的實際經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點，新方法，用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新觀點，新方法，在一切學術部門（不論是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的、文藝的以及各種自然科學的），去對於自己來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進行批判與自我批判。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有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曾經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末流若干反動的哲學流派，如胡適搬運美國資產階級御用哲學的所謂『實驗主義』以及張君勱或其他人們所介紹的所謂『柏格森哲學』、『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馬赫主義』等等。這些反動的神祕主義的唯心論的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流派，曾經利用中國的文化落後，胡混過一些日子，以對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他們用這類反動的觀點，反動的方法，始終不能解釋中國的歷史、近代社會與文化問題。他們中間的最反動分子，例如胡適與張君勱，只能爲反動派與帝國主義辯護。現在事情很明白：所有這些反動的哲學流派，在中國人民面前是完全破產了。經過三十

年來中國人民的鬪爭及其勝利，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已更加被證明是不可抵抗的真理，而誰不願意落後，誰就需要認真地去學習它。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與方法，完全不是什麼神祕的東西，是完全能夠學得到的，只要他肯與工農羣衆相結合，只要他有爲人民服務的熱情，只要他不堅持過去的錯誤成見，只要一個人有那種爲着真理而敢於向自己挑戰、敢於否定過去錯誤觀點的勇敢。

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我們向全國舊知識界號召接受三十年來革命知識分子光榮的傳統，進行這樣一個思想大革命，而把工人階級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來重新武裝起自己的頭腦。經過這樣一個思想大革命，並經過在實踐中的新考驗，舊知識界也就可以變爲人民的新知識界，而當他們能夠從工人階級出發，從人民出發，去獲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點新方法的時候，他們的有用知識就能够和人民中發出極大的光輝，他們在爲人民服務的過程中，就能够真正有效地與進一步地獲得偉大的結果。

（新華社北平二日電）

